

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

一

八分滿的月輪，跑出松林上面來了。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汀上，和雪一樣的白。她照在海面上，潑潑灑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。晚潮好像歡迎她，一陣陣一趕上沙汀上來。

一羣漁家底小女兒，跑到沙汀盡處，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。

『姊姊！我的草鞋兒濕透了！』

『誰叫你不聽我的話！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。叫媽媽韋你！』

小女孩兒哭了，她姊姊却笑着，說：

『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！』

小女孩兒揉着眼睛，嫵嫵的跑到她姊姊跟前。一羣小女孩子也

跟着她，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線。

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，月色更加明亮。不安定的海面，給月色擁抱着，漸漸的睡下去了。他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，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。

『我們唱歌罷。』

『還是捉迷藏好。』

『我們猜拳，看誰贏了，我們就照她說的做。』

她們猜了一會拳，終歸唱歌的贏了。

『唱什麼好呢？』

『君之代。』

『君之代不好聽，我願唱他。』

『唱飛螢。』

『我喜歡鐵道歌。』

她們胡亂唱了一陣。

『叫靜兒唱「賈秋霞雪中送別歌」，她唱得最好。』

『我要聽秋姊獨唱！』

名叫秋兒的，站在中間，她們彼此拉着手，做一個圈兒圍着她，慢慢的旋轉。波浪打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。

“Come! Come!

“I love you only, my heart is true,

“Come! Come!

“I am very lovely. I long for you!”

“Come! Come! my darling,

“Naught can efface you,

“My arms are aching,

“Now to embrace you!”

「現在是我們一齊唱。」

「阿呀！秋姊姊哭了！」

「誰哭！你們唱，莫理我！」

二

吃中飯的時候，太陽還晒得很利害，吃過了飯之後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忽然起了一陣狂風，天色陰暗起來。再過一刻，下起雨來了。傍晚的時候，雨下得更大。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，祇聽見波濤怒號，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，那一種聲浪是狂潮。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，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。茅屋裏的女主人——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，忙由灶爐旁邊底小椅子站起來，跑到窗前，把窗門關上，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。

『秋兒！你還在哭麼？仔細爺回來要鎚你！他今晚上同得這樣遲，敢是又吃醉了。』

『我怕他麼？我又不是他底女兒。』秋兒抬起頭來，睜開腫得像扁桃大的眼睛，似怒非怒的，望一望她的母親，再伏下去。

『你還說麼？不怕他撕爛你底嘴！』老婦人說完了之後，還歎了幾口氣。

『他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？你們逼我去掙那不應當掙的冤枉錢！我掙了回來，還要虐待我。你也莫說一句公平話，今天又幫着他逼我：』秋兒說到這裏，聲音早咽住了，說不下去，嗚嗚的痛哭。屋外底松風和潮音，像可憐她，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！

『我說了多少話了，你還不懂麼？真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！你還在夢想他回來麼？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物呢！你還不明白麼？』

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！」

「當妾，我情願；當一個男子底玩物，我也情願。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！無論如何，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！」

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，連歎了幾口氣，只管搖頭。爐裏底火，照見她兩個生了綢紋底頰上，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，她也覺得這個女兒——混血兒可憐。

三

日本有名底商埠，要算是橫濱，神戶，長崎。這三個地方，都有華僑寄留。在長崎華僑裏頭，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。

林媽——秋兒底生母，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，還跟了他，替他生了四五個男子和秋兒，秋兒是最小的一個。

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，也有三個男子，和五個女兒。爾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。林商底半生事業，也銷磨在生育子女上面。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，精神忽的衰頹下來，煩重的商務，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。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，由內地出來，接着做他爹爹交下來的生意。

壽山出來日本那年，已廿七歲了。他廿八歲的那年，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，替他成了婚。壽山成婚一年之後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，過了幾年，又連網接縫的，生了幾個孫兒。林商雖然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，但他背過臉去，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，歎他的負擔太重。因為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，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白洋給他，在北京城裏混，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，四不像的專門學校。

王氏在內地，一天到黑，一年到冬，所操心的，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。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，所以她常對她的親近，罵日本女人淫賤，日本女人不要臉，專跟中國人。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，出日本去，把家產爭回來。壽山是『讀古人書，做古人事』的一個書生，他很能夠守『親命不違』底古訓。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，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。

四

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，不見起色。第二年冬，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，一病死了。他臨終，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，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，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，其餘五分之二給日本家族。他又囑咐了壽山幾句，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。

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，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

親底命令？他對林媽說，他是長子，庶母一家底生活費，他應當負完全責任，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割，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，並勸林媽帶弟妹們內地回去。林媽深知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，撫愛庶弟庶妹的人，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；況且日本女人，是不情願像本偶一樣，等人家給飯吃的，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。

日本是法治國，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，糊塗了事的，折衷辦法。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，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；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，照遺囑辦了。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，多爭幾個錢回來。到後來，他妙想天開，想出一條妙計。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前，要扣下三千兩，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底墳墓，其次還扣下一千兩，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。林媽說，

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，馬上答應了。壽山真喜出望外！

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，不過七歲，秋兒才生下來四個月。日本底生活程度，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。林媽生的幾個兒子，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級卒業後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。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賬，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，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，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，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，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。

五

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，才十四歲。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，勞動了兩年。她的虛榮心，跟着她的女性美，一天一天的發達，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，她再住不下去了。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，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。她在東京，沒有親故，也沒

有知友，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，報了一個名。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，當侍婢，吃碗比較清閒的飯，習一些高尚的禮節應對。她自信她天生麗質，決不會使她志望失敗。

過了三天，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，寫張信片叫她去。

『對不起得很，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，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，都回說現在沒得缺員。若尊等上流家庭底服後，怕一時難得出缺。祇有：』

『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？』

『旅館，酒樓，茶店這些地方，比較容易找些。』

『沒奈何底時候，就進這些地方也使得。』

『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，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？』介紹職業所主人，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，並且縫起

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。秋兒聽見他稱她做好姑娘，心扉像受了一種刺激，她心房底血，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。

『什麼職業？』

『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。這個位置，祇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，此外一點兒事並沒有，由得姑娘自由，月薪有五十多塊。得主入歡喜了嗎？哈哈！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。』

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，沒有高尚的思想，但她知道處女底真價是很寶貴的，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塊白洋便可賣掉的。

六

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，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，到後來，她由自己底自由志願，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。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。她會見他的時候，他表

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。

監督會彈四絃琴 (Vilin) 監督夫人底鋼絲琴 (Piano) 也很巧妙。工場定例，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，要在工場附設底俱樂部開慰勞會。男工固然個個到會，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。監督和他的夫人，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，監督底四絃琴音，和夫人底歌聲，幾次能夠叫秋兒下淚。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俱樂部開始，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，也是在這工場俱樂部。

她在會合室底一隅，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。沒有人去理她，她也不找誰談話。她只旁觀她的同僚，男和女，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。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，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，圍繞着她。她在這會場裏，新得了一種感想，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，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。

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，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，很不平等。她會唱“Come! Come!...”底情歌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。監督夫人唱完這情歌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，但她唱完之後，她的態度，全然和夫人反對。她出席過兩三次後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。

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，唱歌，喝酒，和吃茶點的時候，她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，——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小房子——悶悶的讀一冊『婦女世界』雜誌。

七

監督很她愛，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。

有一晚，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。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，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。監督夫人引她到後面樓露台上去。月色很亮，要不着燈火。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，周圍有幾張搖椅。

監督之外，還有一個男子在座，秋兒認得他是前月才到任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，是明治大學專門部出身底秀才，兩頰紅得發亮，但不是健康的表象，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鬍子，看見她，忙站起來，鞠了一鞠躬。

他們四個人——兩個男子和兩個女子，圍着圓檯，談笑了幾十分鐘，監督說，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，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。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，倚着露台底欄干，望天空底碧月。秋兒才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底用意。

過了幾天，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，要替她做媒，勸她嫁篠橋五郎。監督夫人沒有替她作媒以前，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，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，再不睬他，也不和他說話。

秋兒底心地，日見日煩惱，她底臉兒，也日見日消瘦。有一天晌了十二點鐘，放了工，有一點多鐘底休息，她在工場後溪旁邊，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，打開帶來的飯盒子。剛吃完飯，一對生有許多黃毛的手，從她底肩膀後伸了過來，她待抵抗，已來不及。她覺得有一種，能使她心房破裂底重力，壓在她底乳房上面。她到底是年輕底女子，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。她從此不是處女了。

自後她一個多月，並不到工場裏，但她的薪金，還是一樣的寄來。同僚底女工，有羨妬她的，也有輕笑她的，但她對身外底褒貶，一點兒沒有感覺。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，她一概拒絕了；篠橋探問了她幾次，她也不情願會面。到後來，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，篠橋也懶探望她了。

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，但過了兩個多月，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，非找篠橋五郎不可。

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，太過於單調寂寥。有一天晚上，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，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。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，她忽然聽見一陣喧笑。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夫人底樂具演奏，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，篠橋底聲浪——像破罐一樣的聲浪，也混在裏頭。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諷她的，沒有一種不是揶揄她的。她聽得哭了，她雙手掩着臉，急急的跑回寓裏去。

她靜靜的想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。

「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來了？」

秋兒悲不可仰，但她極力的忍耐着，勉強笑顏去答應夫人。